

朝鮮群書大系續々第十三輯

東文選六

朝鮮古書刊行會

大正三年十一月廿九日印刷
大正三年十二月三日發行

會員豫約費一册金參圓
會員 外一册賣價四圓

朝鮮京城旭町二丁目六十一番地

朝鮮古書刊行會代表者
編輯兼發行者

釋尾春 朽

朝鮮京城明治町二丁目日韓印刷株式會社

印刷者

金崎金平

發行所

朝鮮京城旭町二丁目朝鮮雜誌社
朝鮮古書刊行會

電話一千二百五十番
振替口座京城一三二番

朝鮮京城明治町一丁目

印刷所

日韓印刷株式會社

朝鮮京城本町二丁目

豫約並發賣取次店

日韓書房

東京市神田表神保町

豫約並發賣取次店

同文館

東文選第六輯目錄

卷第一百八

策題

上櫟文

卷第一百九

祭文

卷第一百十

祭文

祝文

疏

卷第一百十一

疏

卷第一百十二

疏

卷第一百十三

疏

卷第一百十四

道場文

齋詞

卷第一百十五

青詞

卷第一百十六

哀詞

誄

行狀

卷第一百十七

行狀

碑銘

卷第一百十八

碑銘

卷第一百十九

東文選第六輯目錄

碑銘

卷第一百二十

碑銘

卷第一百二十一

碑銘

已上

東文選第六輯

東文選卷之一百八

策題

李齊賢

問讀論語。每以諸弟子所問。作己問。而以夫子之言。作今日耳聞。其讀史。亦於君臣之際。事機之會。以身處之。如何而可。如何而不可。然後方有所益。先儒蓋有此論矣。且如樊遲請學爲農圃。子張學干祿。季路則問事鬼神。顏淵則問爲邦。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諸生若及夫子之門。其所問而願學者何事。管仲事小白。狐偃事重耳。雖其以力假仁。陰謀取勝。皆所以攘夷狄。尊王室也。仲也。致功烈。其卑之譏。偃也。貽譎而不正之誚。斯亦未爲得也。叔孫通不爲高祖制禮儀。則醉號擊柱。孰謂其不至於叛。而先王之禮之喪。通使之也。鬻錯不爲景帝削諸侯。則僭禮踰制。幾何其不至於亂。而七國之兵之起。錯促之也。諸生若當仲偃之任。能樹其功。而無其過歟。遇通錯之時。能救其弊。而免其責乎。勿夸勿誣。請以實陳。

策題

問孟子曰。夏后氏五十而貢。殷人七十而助。周人百畝而徹。其實皆什一也。又

曰仁政必自經界始。經界不正。井地不均。穀祿不平。經界既正。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。然則經界井田什一者。爲天下國家所宜先務也。自商鞅廢井田開阡陌。秦日以富強。卒并天下。阡陌之爲利。似愈於井田也。孟子之言果是。漢高祖入關代秦。除其苛法。以收民心。不議井田之復。其後孝文之愛民。孝虎之好古。而賈誼董仲舒亦未嘗一言及此何也。我祖宗垂統守成四百年於此矣。經國之謨。取民之制。要皆合於古而可傳於後也。所謂內外足半之丁。轉祿之位。役分口分。加給補給之名。租稅之數。肥饒磽薄九等之品。五種之宜。與夫曰貢曰結。所以量地者。曰斗曰石。所以量穀者。其與古者經界井田什一之法。有同不同乎。法制之行。已踰四百年。既久矣。不能無所弊。或仍或改。有不可乎。近世來功臣錄券賜牌之田。佛寺判定施納之田。行省理問所巡軍忽赤內乘鷹坊受賜之田。權豪之兼并。姦猾之匿挾。所以毒於民而病於國者。紛然而作。倉廩之入。比之江都攻守危急之時。什不能二三焉。萬分一有三五年水旱之災。何以周其急。千百軍餽饗之費。何以共其用乎。去歲前政丞王脫歡。左政丞金那海。入朝上國。天子有命使之歸而整理之。二政丞既歸。置都監號以整理。於是辭訟忿爭。多於麻粟。逮繫訊鞫。疾於風雨。豪猾頗亦知懼。而謗讟不可遏止。一奇三萬之死而已。致朝廷之詰。而勢若不復振焉。向所謂毒民病國者。豈不益肆而無所憚哉。夫奉天子之命。理一國之政。使希世之恩不下究。在朝廷之議

天下之論如何哉。南北喜事之士。上書都堂。請立省東方。變其土俗。幸賴朝廷以我慕義勤王之功。世皇優恤之詔。閣而不行者屢矣。今無乃乘其幾而欲售其說乎。夫有爲於不可爲之時。然後爲難能也。諸生皆有志於國家。請言其可以有爲之說。

策題

問帝王之統。若四時之相代。有不可紊。天命人心之所歸。又不可誣也。三五已前。遐哉邈乎。雖有載籍。莫考而徵。孔子刪書。斷自唐虞。下訖于周。及其衰。東西而公。祖龍遂帝四海。二世而漢氏代。十二世而巨君篡。祖龍巨君。具謂紫色鼂聲。餘分閏立。而子長述秦之紀。溫公紀新之年。何也。東漢分而爲三國。西晉亂而爲五胡。拓跋氏高氏宇文氏賀六渾氏劉氏二蕭氏陳氏角立南北。索虜島夷。是非蜂起。所謂若四時之相代者。果安在哉。隋唐一天下。至于五季。禍亂極矣。契丹旣割據于北。宋地只限白溝。康王雖播越于南。金兵未逾長江。人心天命之歸。又安在哉。是皆不可不辨者也。漢雉唐罌。列于帝紀。孟堅永叔之筆。爲得春秋之法乎。程伊川以虎氏比女媧。謂之非常之變。而不及呂氏亦有說乎。公孫臣之流。終始五德之論。又足據乎。今所以問於諸生。亦欲自質其疑而已。

策題

問論語曰。既庶矣富之。旣富矣教之。又曰。善人教民七年。可使卽戎。又曰。善人

爲邦百年。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又曰道之以政。齊之以刑。民免而無恥。道之以德。齊之以禮。有恥且格。此皆聖人之言。而學者所宜服膺也。國家服事皇元。中外無虞。閭閻櫛比。行路如織。民日以殷。野日以闢。化斥鹵以水耕。刊蒼蔚以火耘。豈非庶矣乎。而受名田。供賦役者。百無二三焉。豪勢之家。器列金玉。商賈之婦衣曳羅縠。豈非富矣乎。而罄衣食。償利息者。十常八九焉。幸際休明。天下同文。家有程朱之書。人知性理之學。教之道亦庶幾矣。而韋布之博學篤行者。果誰。搢紳之成德達材者。能幾。爲士尙爾。於民何誅。缺者旣族。權臣神邑。再都忠敬。忠烈作於前。忠宣忠肅承其後。倚重之臣。責難之佐。宜有所謂善人焉。用能匡救將順。式至于今休。蓋教民而爲邦也久矣。然而蜂起之倭。拏舟犯疆。謀所以逐捕之。未免浚編戶以充資糧。驅農夫以補卒乘。莫見令行而禁止。徒聞缺望以訛言。豈所謂可以卽戎乎。患失之夫。不逞之徒。敢爲蕭牆之憂。自速市朝之肆。豈所謂勝殘去殺乎。有合坐以謀謨。有政房以黜陟。監察之司。繩愆而格非。典法之吏。讞疑而斷獄。而我主上殿下仁厚慈儉。不喜遊畋。不邇聲色。延訪耆老。體貌大臣。修曠代之禮文。躬大享於宗廟。政刑德禮以道以齊者。可謂云爾已矣。然而廷無德讓之風。野無時雍之俗。忿爭交騰。盜賊竊發。此猶幸免之恐不可得。况望其恥且格乎。凡此之故何也。諸生處不諱之朝。遇願理之君。宜盡意遠思。跡求馴致。此弊之由。指陳作新。斯民之術。有司者將獻吾君而施

于國家。夫豈小補哉。

策題

李穀

問洪範八政。食居其首而貨次焉。蓋食者民之天。其所謂貨者何物耶。以爲錢幣。則於四代之書。不著其名何也。太公立九府圖法。而錢居其一。其法始於何時耶。管子曰。湯以莊山之金作幣。禹以歷山之金鑄幣。蓋其初緣凶年而作以救民耳。然則穀帛爲本。錢幣爲末。後世遂重其末而輕其本何也。其大小輕重。屢更屢易。史具可見。所謂三銖半兩五銖。何者得中歟。先儒論錢之弊。有欲全廢而用穀帛者。其說可行歟。自楮幣盛行而錢幣不行。其法亦始於何時歟。原其所自。蓋以錢爲母。以楮爲子。不過權一時之宜耳。今乃廢其母而用其子。何也。恭惟皇元。功成治定。制禮作樂。至於錢幣。獨因近世之陋。可乎。謀國之臣。獻議之士。每以兼行錢楮。以權輕重爲言。錢終不可用歟。錢雖不行。而民間猶用之。而有司不之禁。爲其便於民歟。錢有鼓鑄之難。而私鑄者尙多。楮有工墨之易。而僞造者彌衆。雖處以極刑而不能禁。將何以救其弊乎。本國舊無錢法。惟用銀幣。法久弊生。日至於輕。今則廢而不行。比來國用漸匱。民生漸窘。非由銀幣之廢歟。書曰。監于先王成憲。其永無愆。貨幣亦一大成法也。廢而不用可乎。今將農用食貨之政。使本末相權。上下興足。其術安在。諸生以經術舉。將貢于天庭。必通古制而識時務。請詳其說。

策題

問唐虞三代之法。百王之所折衷。而刑又法之大者也。虞書曰。象以典刑。流宥五刑。鞭作官刑。扑作教刑。金作贖刑。眚災肆赦。怙終賊刑。欽哉。欽哉。惟刑之卹哉。此其唐虞之所制者歟。夏有禹刑。殷有湯刑。於何考其制歟。周官三典。穆王呂刑。亦合於唐虞乎。古法悉變于秦。卒以暴虐亡。商君之變法也。秦人大悅何也。漢興。高帝入關。約法三章。人又大悅。漢之三章。何所本歟。蕭何之九章。不本於秦歟。文帝始除肉刑。後世非之而不復用何也。武帝以降。禁網浸密。人不堪之。而漢業久長。其異於秦者何事歟。前乎秦則有春秋之國。皆無可取者歟。後乎漢則有三國南北朝。猶有可取者歟。後之論治亂者。秦隋漢唐其法皆同乎。欽惟皇元。接宋金遼。蠲削其弊。猶有因循者乎。列聖之制法令之寬。漢唐之所未有。先有大元通制。後有至正條格。欽恤之意。誠不愧於唐虞矣。然今法更多用例律。其不如例乎。例或無其條。則求之律。律如無其文。將於何求之歟。欲臻唐虞三代之治。必用其法。使不駭于今。不泥于古。其道何繇。本國立法已久。重於變更。比來政出多門。人不奉法。或於用刑之際。繩之以元朝之法。則有司拱手而不敢言。或曰。世皇有訓。毋變國俗。或曰。普天之下。莫非王土。今欲上不違條格。下不失舊章。使刑法歸一。而人不苟免。其要安在。諸生將以試有用之學。若曰。吾儒事詩書。安用法律。則有司所不取。

策題

鄭道傳

問自古言善治之道者。必有成法。以爲持守之具。其所以養國脉淑人心。傳祚累世者。皆由於此。不可不慎也。若稽有虞秩宗典禮。士師明刑。成周宗伯掌禮。司寇掌刑。以致雍熙隆平之治。其詳可得而言歟。其命官也。同其列職也。等禮與刑。果無輕重歟。至漢叔孫通制禮。蕭何定律。亦何所本歟。縣蕞之儀。識者譏之。畫一之法。得清淨寧一之效。唐太宗制貞觀禮書。布之中外。又聽任德不任刑之說。有貞觀大平之盛。是漢之治。由於刑法。而唐之治。本於德禮也。先儒曰。漢之大綱正。唐之大綱不正者。何歟。所謂德禮者。非大綱乎。恭惟主上殿下。以聰明之德。勇智之資。應天順人。肇造丕基。不以勢位爲高。而常懷雍雍肅肅之敬。慈祥惻怛之念。謹禮恤刑之本。於是乎立矣。爰命攸司。考古今禮典之文。而損益之。譯朝廷頒降之律。而開曉之。禮可謂定。而刑可謂明矣。然其喪祭之制。果合於先王之舊。而無淫祀浮屠之雜歟。其制軍也。果得畜將教兵之法。武備不至於弛歟。謂宴享得鹿鳴和樂之意。婚姻得附遠厚別之義。而無習俗之陋。可乎。貪墨非不戢也。暴亂非不禁也。而作姦犯科者。或有之。其故何歟。豈有司不體吾君之意。視禮刑爲文具。而奉行之未至歟。抑承前朝紊亂之餘。弊習已甚。而未易革歟。伊欲俾斯禮秩秩乎其文。繩繩乎其典。上自宗廟朝廷。下至閭巷鄉井。粲然有文以相接。懽然有恩以相愛。俾斯刑井井乎其可辨也。鑿

鑿乎其可行也。上不避乎貴勢。下不陵乎柔弱。期至於無刑。同歸于至治。其道何由。諸生以明體適用之學。待有司之間久矣。其悉著于篇。

策題

王若曰。惟予寡昧。荷祖宗積累之德。膺臣民推戴之心。獲登寶位。任大責重。罔知攸濟。良用惕然。仰惟前代是憲。期致小康。稽之於書。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。不遑暇食。用咸和萬民。又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。庶獄則宜。若無所事事矣。其曰不遑者何歟。自古爲人君者。莫不以勤勞得之。逸豫失之。然徒知其勤而不知所以爲勤。其弊也。失於苛察而無補於治矣。然則人君之所當勤者。抑何事歟。予每當聽政。惟恐一事之或廢。然萬機至繁。何以辨其當否。而處之無失歟。孜孜訪問。惟恐民情之鬱於下。何以使聰明益廣。而無所蔽歟。至於修令。惟恐反汗而不行。何以合於公理。而使民懷服歟。子大夫講明經學。博古通今。其必有能言是者矣。毋泛母略。悉心以對。予將採擇而用之矣。

策題

河 崙

問有天下國家者。莫不欲治安而惡亂亡。其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者何歟。堯舜之所以致雍熙之治者何道。而禹湯文武之所以躋世隆平。歷年悠久者何道歟。厥後漢唐宋之歷年。幾於三代。其治效之不逮者何歟。享國最短者。莫若秦隋。而唐末之五代尤甚。其所以然者何歟。抑以吾東方言之。檀君之朝鮮則

無籍可考矣。箕子之朝鮮。奕居世之新羅。俱歷年一千。其道何由。弓裔之高句麗。甄萱之百濟。俱不旋踵而亡。其故何歟。前朝王氏之歷年。亦幾五百。其所以就亡者何故歟。我國家受命作興。奄有東方。今殿下天性聰明。勇於爲善。伊欲致治教之休明。歷年之永久。其道安在。其悉陳之。毋泛母略。

策題

王若曰。帝王之治。必有其道。帝王之學。必有其法。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。其所以爲治而所以爲學。可得聞其詳歟。厥後漢魏陳隋唐宋之君。治與學。其有可法者歟。抑無可戒者歟。吾東方有國。自箕子之朝鮮。以及前朝。其有治與學之可言者歟。我太上王應運開國。予以否德。纘承丕緒。夙夜祇懼。罔知攸濟。非不有志於治而治未見效。非不有志於學而學有未成。何修而可以至於二帝三王。治與學之萬一歟。爲治之道。何者爲綱。何者爲目。而爲學之法。何者爲本。何者爲末。歟。其所以終始用力之方。又安在乎。諸子博通經史。必有能言是者。願聞其說。

策題

問聖賢之論心性尙矣。舜言心湯言性。其所以執厥中。綏厥猷者。可得聞其詳歟。孔子再言性。其不有同異之可言歟。曾子言心子思言性。何所本歟。孟子言性善。其亦有所本歟。荀子言性惡。楊子言善惡混。韓子言性有三品。其亦有可

取者歟。老佛虛無寂滅之說。其亦有近理者歟。至周子有真精之說。亦何所本歟。程子有論性論氣不備不明之說。何所謂歟。朱子序中庸言心。序大學言性。其旨何歟。三代而上。心性之論在乎上。三代而下。心性之論在乎下。其故何歟。伊欲明聖賢之學。以致聖賢之治。其要安在。請聞其說。

策題

問輔相之職固難矣。其所以能盡其職者何道歟。若昔稷契臯夔之輔堯舜。益伊呂周召之相禹湯文武者。可得聞其詳歟。至若漢之蕭曹。唐之房杜。宋張。可稱者何事歟。蜀漢之諸葛孔明。尙論者稱爲伊呂之匹。何道而然歟。及至于宋。可稱者誰歟。眞儒輩出道學復明。其不得見用者何歟。恭惟我主上殿下。天性明睿。聖學緝熙。圖任舊人。期治隆平。若之何則能盡其職歟。三代以上輔相之道。可得行於今日歟。諸生學通古今。請聞其說。

策題

王若曰。爲治之道必有本末。行道之序亦有先後。唐虞三代之治。本末先後。可得言其詳歟。孔子曰。殷因於夏禮。所損益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禮。所損益可知也。以禹湯文武之聖。其所損益之不同。何也。三代以降。稱善治者。漢唐宋而已。亦有本末先後之可言歟。漢繼於秦。唐繼於隋。宋繼於柴周。其亦有所損益而已歟。惟我國家承前朝衰亂之季。皇考太祖拯民塗炭之中。創業垂統。予以否

德。繼述惟謹。夙夜不敢違寧。期致乂安。然而民心習俗。尙循前朝之舊。可得無所損益。而能治歟。若之何。則陰陽和而風雨時。朝廷正而習俗美。歟。若之何。則賦役均而民產足。軍政修而士卒精。詞訟簡而冤抑伸。歟。若之何。則民有定居而流亡息。民不益賦而用度裕。歟。三代以上之治道。可得施其萬一歟。諸子素有講論。必知其說。陳之無隱。

策題

卞季良

問心也。性也。天下之大本也。舜以天下相授曰。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湯與天下更始曰。上帝降衷。若有恒性。或言性而不言心。或言心而不言性。何也。堯之命舜。則止言執中。而不言心性。抑有說乎。所謂中者。心歟。性歟。各有所指。而不相管攝。歟。文王之克厥宅心。孔子之成性存心。其與帝王之論心性。有同異之可言者歟。降及漢唐。號爲好學之君。蓋亦多矣。其從事此心。而傳帝王之學者。誰歟。恭惟 聖上。以天縱之資。緝熙聖學。臨政之暇。卷不釋手。每至夜分。以澄出治之源。可謂高出漢唐。而接夫帝王之盛矣。夫上有好者。下必甚焉。相與講明正學。以究心性之理。此其時也。至於爲天下。特舉而措之耳。曾子作大學。而不言性。子思作中庸。而不言心。有何意歟。先儒謂性者。道之形體。心者。性之郭郭。又謂性發爲情。心發爲意。心與性。果可歧而二之歟。謂心靜時是性。又謂心統性情。性與心。果可合而爲一歟。孔子曰。性相近也。孟子曰。犬牛之性。猶人之性。